

# 有关南通师范的一篇演说辞

□赵鹏



## 史海回眸

1918年10月18日《南通新报》的“专件”栏，刊载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徐大总统就任之宣言》，其时正值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报纸刊此文，自然是表示对此的重视。另一篇的标题为《南通代用师范学校双十节演说辞》，南通代用师范学校，其实就是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只不过是进入民国后受省府令改的校名而已。将这篇演说辞放在“专件”栏刊布，显然也是突出其重要性，只是不知何故，演说辞却没有署作者名。从这一时期所残存的几期该报“专件”看，所刊文章都是有署名的，并且基本是外地重要文章的转载，所以这个不署名者就成为一个独例，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即演说者究竟是谁。

我曾试图寻找地方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师范校这次双十节纪念会的报道，猜想如果有报道，一定会提到谁在会上作过演说。遗憾的是竟一无所获，所以对这个演说者，目前只能靠推测。既是推测，按照常情，这个演说者，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张謇。为此细加分析，也觉得不无道理。一来，南通代用师范学校此时的校长就是张謇，以他这身份最合乎来校演讲；二来，张謇当时人正在南通城，所以也没必要让其他人来代表演讲。如果进一步看看演说内容，其视野和识见，也感觉此讲非张謇莫属。

这一演说回顾了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所历七度双十节的翻覆变化，看到当时国内南北军事对峙的严峻局面，也注意新任总统对国家大治的期望，由此强调“国本在民”，认为“本体不摇，客气自去，精神内复，疾病外除”。至于实业、教育，也要各求其本，提出“业教育

## 《南通新报》上的《南通代用师范学校双十节演说辞》

说“本校校训所谓艰苦、忠实者，为最精之微言”，不及校训制定者，就此也能证其出自张謇之口。

注意到该演说回顾民国四年筹军会起到洪宪帝制之事，只说“内之国体思变于权奸，金壬宵小思并此日国庆之名亦议停之”，却绝不提袁世凯之名，这也符合张謇的认识。当年袁氏“驾崩”，张謇闻讯就曾感慨：“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如此说法和演说中怪罪“金壬宵小”是一致的。就凭这一点，似乎也可为推测张謇是演说者更添一个旁证。综合诸多推论，我更倾向于此演说者就是张謇，于是，这演说辞将是《张謇全集》失收的一篇佚文。

至于这篇演说辞何以不署名，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要故意回避什么，因为看报纸本栏的排版，已经是非常挤兑，估计是作者名字实在排不下了。



## 历史人物

### 王潜刚为张謇当信使

□王其康

王潜刚(1872—1947)，字饶生，号度公，晚年又号观沧居士，安徽霍邱县河口镇人，海门厅同知王宾次子。1892—1912年间，王潜刚先在天津小站任粮食提调，后任山东省粮食局总提调，又任湖北省盐务局兼官纸官报总局办。辛亥革命前夜，这都是重中之重的岗位。其间，王潜刚除了忙于工作之外，还遵老师张謇之命，秘而不宣地完成了一桩助力改朝换代的差使。

1909年底，在京城宪政运动失败之后，时任江苏省谘议局局长的张謇组织十六省同志请愿会，将推动立宪的希望寄托到袁世凯身上了。随着辛亥革命发生与发展，他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让宣统帝退位。差不多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政府，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势力，双方一直为中华民国都地址、总统人选、宪章起草、组阁人选等众多大事争论不休，各执一词。当此之际，急需有人在南北两大阵营之间巧作斡旋，进而得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当时，居中斡旋者有几位大佬，张謇也是其中之一。其原因有三：一是张謇的社会知名度和地位很高；二是张謇极具见微知著、审时度势的观察判断能力，此时他对腐败无能、江河日下的清政府彻底绝望，政治上主张实现共和，而且被一致推举为南方临时议会的实际召集人；三是他曾是袁世凯青年时期的老师，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生之间庶几可以敞开心扉。退一步讲，张謇的意见即使袁再不入耳，至少不会一点不给先生面子。

然而，此时的张謇、袁世凯师生之间隔阂已深。这缘于袁世凯在朝鲜兵变平息后，急于接管吴长庆军权，被张謇斥为“过河拆桥，乃小人也”，两人不相往来已达二十多年之久。

就在这时，张謇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弟子王潜刚。

王潜刚之父王宾，是少年时期袁世凯的启蒙老师，对袁有知遇之恩；王潜刚出生在袁府，于袁世凯而言算是世交；王潜刚入仕多年，在官场历练已游刃有余，能随机应变。更重要的是，张謇觉得他品行端正，是可信之人，由他当密使，向袁世凯传递信件，并进一步窥探袁的意图，既稳妥又不至走漏风声。

管劲丞先生撰有《张謇于辛亥年派往袁世凯处的两个信使》一文(载于《张謇轶闻》第43页)，较详细介绍了王潜刚当信使的经过以及对此事的基本判断。文章开篇写道：“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之际，张謇曾先后派遣刘垣和王潜刚两人面送密函给袁世凯。”又写道：“王潜刚带去的那封信，《九录》《传记》都不载，致袁内阁电，‘饶生当到’下云‘前以鄙意为公拟内阁组织之预备，顷之所见，更电请采择……’，足见前信所谈，主要系以所拟内阁组织人选，名单送袁。推想当初，袁意盖属张出组内阁，张则为拟具名单，而已除外。”

可见，王潜刚为张謇传递给袁世凯的密信内容，是张謇为中华民国拟出的组阁人员名单，但他自己除外。这可是天大的秘密，处理不当，要引发轩然大波的。

庄安先生《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中“张謇与黄兴”一节写道：“1921年1月1日，张謇应邀自上海到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政府的组建，开启了张謇与临时政府合作的历程。”又说：“请求黄兴提供体现王潜刚专属身份的‘护照’，以便派遣王潜刚往北京与袁世凯联络。”

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长高广丰先生，在《王宾论略》一文中也写道：“……张謇为维护统一和安定进行南北调和时，派到北京与袁世凯联络的便是王饶生。”

张謇与袁世凯两人睽别多年后再次会晤，为了民族大业，尽释前嫌。此后，张謇对袁的看法大为改观。经深思熟虑后，他决心力挺袁为中华民国总统人选，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张謇与孙中山谈话7天之后(1912年1月10日)，他发电文，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报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张謇立即辞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加入了北京政权。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老南通的特色面条

□安铁生

## 江海风物

我目睹独具清真特色的南通回民饭店1972年开业，看到1988年更名为民族饭店，看到后来饮食服务公司撤销，民族饭店于2002年歇业。作为妻子是回民的老南通人，总难忘怀南通城里只有这里才吃得到的独具风味、价廉物美亲和百姓的凉拌面和炒面。我有幸采访到开业之初的1972年10月就到回民饭店点心部的李洁华先生，他介绍说：那时店内有两位姓庄的师傅，一位专门手工制作刀切面非常好，一位每天早晨6点到10点下麻油切面，他能做到入锅上百碗而汤不混浊、保证面条筋道好吃。那时(劳动模范)杨春林师傅夏天制作的凉拌面、冬天制作的炒面在南通市名气很大，他用的全是本店自制的手工刀切面，先要蒸一下再取冷水冷却，接着用棉籽油均匀拌和，这样才不会打饼粘连在一起，另炒绿菜叶再与炒面混合，加葱花胡椒等佐料，即可分盆出售了。笔者记得那时吃过几次，确实油汪汪外形好看，上口也酱香油香葱香椒香沁人心脾。由于那时市食品公司最多时每月要专供回民饭店有近千斤的特批麻油，刀切面下好淋上浓浓的小磨麻油，面当然是香味扑鼻，是其他店里吃不到的了，好多回民都与我一样对此都留有深刻印象。

南通地区历史上名声最大的面条当属“曹顶面”，或称“曹公面”“小刀面”“南通跳面”。相传明朝抗倭英雄余西古镇人曹顶，在嘉靖年间于通州城通往狼山的路旁开设个面食店，当年狼山香火鼎盛，此店生意兴隆。原来全凭双手擀面，有一次他看到村民用大铡刀切草喂牛从而启发了他，于是想出在特制的矮桌上，擀面杖一头系在牢固的麻绳扣上，制作者坐在长

擀面杖的另一端，下置面案，木杠压在和得极硬的一大块面上，随着晃动的惯力，身体随之边揉边跳，力度加大、速度加快。由于面团经强力压制，变得十分筋道、极有韧性、条条不断，下于锅中入味又出味，吃起来滋味十分丰满。2020年10月15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上，“2020江苏十大面条品牌”公布南通曹公面榜上有名，作为老南通人，当然十分高兴！

而出生于如皋的文学艺术大师李渔，也曾发明了两款别出心裁的“五香面”和“八珍面”，这就鲜为人知了，但它确确实实记录在其《闲情偶寄·饮馔部》里。李渔说：“南人食切面，其油盐酱醋等作料，皆下于面汤之中，汤有味而面无味，是人之所重者不在面而在汤，与未尝食面等也。”他认为汤有味而面无味，等于没有吃面条，这是很大的缺憾。但“予则不然，以调和诸物，尽归于面，面具五

味而汤独清，如此方是食面，非饮汤也。所制面有二种，一曰五香面，一曰八珍面。五善膳已；八珍饷客，略分丰俭于其间”。那么这自己吃的“五香面”是怎么制作的呢？是先将椒末、芝麻屑研细加入到面里，再用酱醋及笋或蘑菇虾的鲜汤当拌面的水，擀了极薄切极细，然后在滚开水上快速下好，面条浓香由内向外发散，当然吃得满肚的舒畅了。

而他用于待客的“八珍面”又是如何制作的呢？他说：“鸡、鱼、虾三物之内，晒使极干，与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四物，共成极细之末，和入面中，与鲜汁共为八种。”“鸡鱼之肉，务取极精，稍带肥腻者弗用……加鸡蛋清一二盏更宜。”直是不惜工本，这与南通回民饭店凉拌面、炒面、曹公面相比，当然质量最高、味道绝佳了。可惜李渔的这创意发明，可能是制作太繁琐、成本太高，现在无人去做，没有能流传推广开来，许多南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王潜刚为张謇当信使

## 二甲的关帝庙和城隍庙

□王士明

## 老建筑

关羽被后世尊奉为“武圣”“关圣帝尊”等，各地都建有关帝庙。通州二甲镇的关帝庙约建于清光绪初年(1875)，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时，二甲镇的土布业已颇具规模。土布业是尊奉“关圣帝尊”的，便把从各布庄收取的“布厘钱”(亦称桥庙缘)聚集起来，在二甲镇西南隅建造了关帝庙。与别处的关帝庙不同的是，这座庙与城隍庙建在一起。

关帝庙占地近4000平方米，山门朝东，门前有南北通道，向北通往二甲河，向南可通海界河。山门前偏北处有一顶木桥，供众人来往之用。山门两侧各排列旗杆四根，三面院墙。进山门是三间半长的楼房(两层)，楼背面正中朝西是两个万年台，供庙戏和愿戏所用。

楼南侧朝北三间为“同善堂”(专供停放在二甲经商的外地人死后待葬的棺材之用)。万年台向西是一块大空地，每逢演戏时可容纳观众一千人左右。

空地西边朝东一埭高大的房屋就是关帝大殿了，大殿左首为文昌宫，右首是财神殿，财神殿南首是一座小六角字纸亭，整个关帝庙有

关帝庙内，凡大菩萨都安放在神龛内，神龛前都摆放案桌，有香炉烛台签桌(求神问凶吉)，案桌前放钱柜(供求神出香火费及献钞助缘之用)，柜前放拜垫。

大殿内，二梁上朝东的大匾上是“浩然正气”四个大字，里架二梁朝东的大匾上是“义薄云天”四个大字。另有张謇书赠“天汉声扬”，丁大年(即丁松斋，曾任阜宁县知县)书赠“德配天地”两块大匾。还有周家禄(字彦升，川湖人，优贡生，时在二甲镇陈氏家塾处馆授徒)题关帝庙楹联一副：“别院绿桑高，晓日犹擎车盖影；闲庭芳草遍，春风先染绣袍痕。”此联既重词章，又具辞采之丽，是不可多得的题祠庙联语。

大殿内，上首设钟鼓架，架顶托直径1米的大鼓，架下挂2.5米高的大钟。大殿两边都装配了格子门。

1916年4月，该庙内办起了余西市第十三国民学校。1928年，二甲镇上的三所初级小学并入该庙内，建立了二甲小学。以后，随着小学的扩大，庙的规模也逐年缩小，到了解放前夕，停止了活动。解放以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原关帝庙的房屋拆除的改建，只有两棵老态龙钟的龙须树仍是当年的遗物。

现在再来说说城隍庙。城隍庙的前身是城隍堂，设在原新市场(现新市街)“季复茂”染坊南边的一个土墩

上，彼时二甲镇刚形成，没有什么市面，距今已有200多年，时在清嘉庆年间。

城隍庙也建于清光绪年间，位于关帝庙的西北，庙屋共十三间，占地约1300多平方米。从关帝庙文昌宫的北山头弄堂向西北不远，即为城隍庙的山门。

城隍庙内的主要建筑为坐北朝南四间大瓦屋，东首一间内城隍爷行身，坐太师椅(此塑像为每年庙会出会用)，室内有城隍娘娘，另设卧铺一张。另外三间，当中一间是城隍大殿，神龛内为城隍爷坐身，彩色油漆，高2米。上下首为文武判官，立身，彩色油漆，高1.5米，神龛前大匾上书写“威灵显赫”四个大字。正殿屋檐下悬挂大算盘一个。东边一间内，东南角神龛内为泥塑金装坐身巫老爷，高1.6米。龛前是案桌。朝外神龛内是金装立身观音菩萨像，高70厘米。另有东皂班三尊，泥塑彩绘立身，靠东壁朝西，身着蓝色长袍，高2.2米，太尉着蓝袍，巫老爷着白袍，后有坐椅，供出会用。靠西壁朝东有西皂班三尊，泥塑彩绘立身，高2.2米，身着蓝袍。太尉殿西山头稍南，有四间朝东屋，为法僧宿舍和厨房。

城隍庙前有近100平方米的大天井，天井南是一座明三暗五的“接官厅”，两边为厢房，中间为客厅，专供来往官员或上、卸任官员过境歇息用。关帝庙、城隍庙共有山田六亩。